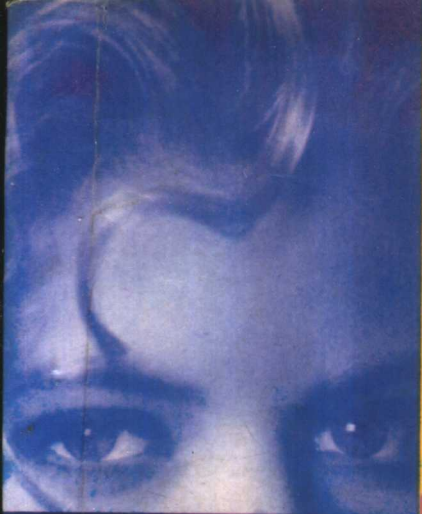




离婚大战中的 女人们

——爱情往往是和怨恨相伴相生的……
爱，就是一点一点地死去？

光 舜力 著 / 光明日报出版社

离婚大战中的女人们

和光 舜力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1994.1

(京)新登字 101 号

《离婚大战中的女人们》

和光 舜力 著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50

电话: 3017733-225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市昌平第二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1/32 印张: 8.125 字数: 180 千字

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000 册

ISBN 7-80091-465-8/I·107

定 价: 6.50 元

内容简介

离婚高潮，婚外性关系泛滥，像哄抬物价一样，此起彼伏，喧闹不已。京城某文化机构，四位少妇性格各异，年龄相仿，家庭生活幸福程度不同，却都先后陷入婚外恋的泥塘中不能自拔，始之随波逐流，继而疯狂迷醉，**薰薰然昏昏然**，以一时欢情赌终生幸福，终于输光当尽。家庭狼烟四起，离婚大战开场。曲终人散再回首，生命之路已是一片不敢挖掘的坟丘，惟有与孤寂凄凉相伴。

这部根据主人公秘情日记创作的纪实作品，以细致入微的笔调描写了少妇们深邃的内心世界，刻画出某些高干及其子弟、作家、记者、华侨、军人、倒爷、老板等各色人物，形象繁复多彩，语言诙谐流畅，记事真确，细节感人，议论深刻，醒世警俗，发人深省。

封面设计 董永梅
责任编辑 曾 扬

目 录

第一章 恨海苦涸

- 乐春：从疯狂到一无所有 (1)
- 一、醋海风波 (2)
- 二、忘川云雨 (17)
- 三、鸳侣惊魂 (24)
- 四、相思成灰 (36)

第二章 风月迷魂

- 常红：追求与机遇的错位 (50)
- 一、潇洒竞赛 (51)
- 二、斜月照人 (65)
- 三、光怪陆离 (78)
- 四、游魂难觅 (91)

第三章 寻寻觅觅

- 一荷：灵魂深处的绝望与挣扎 (101)
- 一、此情难托 (101)
- 二、春梦难圆 (110)
- 三、面对礁石 (119)
- 四、清荷尘泥 (125)

第四章 浊浪滚滚

- 韦真：被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(134)
- 一、起哄也风流 (135)
- 二、真性沉泥塘 (151)
- 三、性命向昏黑 (171)
- 四、一往淫情深 (184)

第五章 离婚大战中的女性

- 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不同的命运 (199)
- 一、乐春：饮鸩止渴 (201)
- 二、常红：走向宁静 (210)
- 三、一荷：空耗心神 (220)
- 四、韦真：无耻而无畏 (229)
- 几句结语 (255)

第一章 恨海苦涸

——乐春：从疯狂到一无所有

恋爱就是陶醉，把对方的“麻子”看成“酒窝”。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若要把整个生命托付于此，则要吃大亏。

倘若过分地为恋而恋，一开始就会丧失冷静，只要生理上不厌恶对方，就有可能一切都打最高分的危险。你不是恋真正的他，而是恋你任意装饰起来的他，为此你可能不顾一切，抛弃一切，当这黄梁一梦醒来时，你将一无所有，除了精神中的那一片狼籍。

性爱不等于性交，你若将这两者混为一谈，拚命去追求，到头来则只有性交而没有性爱，甚至于二者皆为泡影。

解除婚姻可以仅仅因为性，走向婚姻却决不可以仅仅是性的选择。

堕落之于人类，如退壳时的蝉，在否定中挣扎着肯定。历史不仅仅由战争与和平、发展与衰退组成，

还由堕落与奋进、放纵与清醒组成。

——作者手记

一、醋海风波

社会发展到今天，人与人之间交际频繁，一个已婚女性一门心思去找外遇，没有不成功的。

——经验之谈

“你到底送不送说话，你要不想送我也不求你！”乐春确实被激怒了。

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出差的机会，乐春难免产生少女春梦一般的幻想：说不定能撞上一次外遇，听说同行的有一位小伙子。这样想着，不知不觉就把那感觉暴露出来了，丈夫自然有所觉察。

“你小子别跟我装蒜，像你这年龄正是最危险的阶段，你他妈的都快三十岁了还不想要孩子，你以为我就不知道你的心思？咱们有什么话说在当面，别在背后玩猫腻。”

乐春的丈夫叫朱含，在某部办公厅工作，他的父亲是个副部级干部，正在位子上。两个人可以说门当户对。乐春家庭地位虽说不如朱含，可父亲也在国家某机关任个头目，母亲在一家大报当个小头目。朱含长得肥硕粗糙却十分白腻，乐春不知为什么见他就烦。如果是一般朋友，朱含倒也不赖，偏偏他是自己的丈夫。

乐春至今不明白自己当初为何选中他。

“你少疑神疑鬼的，我有什么可说的？”

“你必须保证这次出去别演花事，要对天发誓。”朱含一本正经。

不轨的想法是不轨行为的根源，但这想法只要还没变成行动或行动了却没有被发现，当事者都会表现出无辜受冤的委屈相，眼神里会充满了纯洁的不满之光泽。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故事中，这种现象太常见了。

乐春指着朱含说：“你他妈神经病，净瞎想，哪来的花事儿？你自己在外边不正经，总以为每个人都像你那样没出息，见了异性就抽筋，魂都找不着了。”

“得，得，就算我没出息，你跟你妈妈打听她们报社那个小伙子，你以为我没听见？这次你若真的敢跟他不干不净，我就到你妈妈报社去闹个天翻地覆，咱看谁能耐。”

“我去‘打的’，回来你给报销。”乐春生气要走。

乐春长得白净高挑，头发像黑瀑直披腰际，面貌虽说不上很漂亮却也端正清秀，那红润丰满的双唇却是十分吸引人，时髦词儿就是很性感。比较而言，朱含配不上她，表面上虚张声势的朱含，每次争吵到激烈时，都要主动请结城下之盟。

“本来这次就不该放你去，你竟敢对我这么凶的，天下哪儿去找我这么好的丈夫？谁说我不送你了？”

一路上，朱含想方设法哄乐春高兴，他怕乐春的心离他远了。乐春心不在焉，淡淡地应付一副似有似无的微笑。只盼快些到北京站。

乐春为何这么急切地想见那个和她母亲一个单位的小伙子？这是什么力量在作祟？五月，北京城里春暖花开，和风薰人，可她也不是小姑娘了，结婚已经三四年了，青春已过，却出

现了前所来有的慌乱，难道真要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快满三十岁了，难道还期望一次热恋吗？

乐春与朱含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，似乎没产生过什么热烈的爱的火花，当初大家都不讨厌，双方家长也熟悉，说让结婚就结婚了，没怎么多想。那时，她刚和表哥分手。父母从来都是自己忙自己的，生了她却不养她，打小时候起她就被保姆带着，直到成了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，母亲也一字未教她应该怎样做女人，大概她自己也不会做吧？也不知道谁先主动，乐春反正和表哥在一起了。偷偷摸摸一年多，粗枝大叶的父母竟然没发现。有一次，乐春和表哥抱在一起被父亲看见了，二人吓得浑身发抖，父亲却只是满不高兴的样子训斥了几句：

“你都是大姑娘了，不应该再像小孩子跟你表哥闹着玩。”

父亲把这事告诉了母亲，母亲浑然不觉满不在乎：“表兄妹在一起要好怕什么？你真是没事吃饱撑的。”

有时候，乐春甚至怀疑父母智商有问题。然而，做子女的真不应该这样想啊！

最终，乐春和表兄的事被当场抓获，父母揉烂了眼睛也不得不相信了：女儿已是二十四岁的大姑娘了，该嫁人了。

于是，乐春嫁了朱含。

乐春结婚后，还和父母住在一起，自己的小窝不愿回。而她的父母却从未感到这有什么不对劲的。他们整天操心的是单位里的人事纠纷，团结谁靠拢谁打击谁，老两口在一起商量了二三十年，竟然乐此不疲，像吸毒者那样难断此瘾。

车站人声嘈杂，乐春在西边大钟下找到王江涛，他正和几个人说话。没看见有年轻的异性，乐春心里有些失望，她叫朱含回去，朱含却说要把她送到车上。乐春知道他的心思。

“你小子这会儿殷勤了，刚才还不想送我呢。”乐春说。

王江涛是熟人，和他们两口子满不悻：“行了，朱含，有我看着，你就放心，保证丢不了，回来时给你完璧归赵。”

大家哄笑：“这小子说话整个一个二百五。”乐春也跟着大伙笑，她一羞涩更显得好看。

这时，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提着包缓步走来，眼睛盯着乐春，微笑着，几乎令人难以察觉地点点头，姿态那么典雅潇洒，神情高贵不阿，既无王江涛的粗俗，也无朱含的萎弱，竟然是一位翩翩浊世佳公子！乐春心里猛震一下，呆了，笑容僵在脸上。

老杨是乐春母亲的同事。“我来给你们介绍，这位是我们报社的才子，名牌大学毕业，写了不少好东西。这位是王江涛，这位是乐春，她妈妈是咱们报社的老同志了，我的顶头上司……”

王江涛说：“你他妈的的笨蛋，介绍了半天叫什么名字没说。”大伙笑，其实都互相知道，只不过对不上号而已。这时握手就算认识了。

“我叫李军。”

“你好。我叫乐春。”

乐春感觉到李军的目光闪电一样扫了自己一遍，浑身紧张起来，两只手接触的一刹那，一股颤动的热流从神经末梢流遍她的四肢百骸，奇异的兴奋感使得她庄严情绪升腾而起，一贯放诞无礼的乐春，从此刻起变换了个形象，拘谨优美，文质彬彬，笑时也不再昂首甩发大张口了，而是用手轻掩口鼻处，只听见欢快的笑声如山间小溪潺潺流过。

有人讲婚外恋的产生有三种情况：一、有心；二、有机会；

072343

三、有合适目标。乐春夫妻感情平淡，此次专心致志要办一次出格事，加上机会和目标都凑巧，三美具备，使她兴奋莫名。她知道此行肯定有收获，唯一等待的就是接近和表白了。

李军并不特别注意她，也并不特别和谁亲近，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呆着，但你决不会从他神色中看出寂寞孤独的情绪。听大伙聊天时，他偶尔露出淡淡的一笑。乐春被迷住了，忍不住要去看他，那威武的剑眉，那闪电似开阖的目光，那坚毅的唇角，那沉静的神态，一切都是那么富于个性魅力，充满诱惑。

可恨的是，王江涛以乐春的保护人自居，非让乐春坐在下铺窗口而自己紧挨着她，一副“禁脔莫动”的作态，乐春心中不乐却还要作出欢乐平和相。老杨、王江涛几个人海阔天空胡侃，李军坐在过道的窗口看书。乐春肚子里咬牙，等待机会。

此时，对于满怀激情的乐春来说，眼中只有她的爱慕对象，一切阻碍她行动的人都是她的仇敌。王江涛平时给乐春的感觉是开朗可亲，此时却只剩下厌恶与仇视了。一个思春的少妇，宛如决口的大河，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住的，那遏止不住的激情的洪流将吞没一切：友谊、理智、道德规矩等等。乐春想：我无论如何也要和他在一起！

机会永远留给有心者，不论好事坏事。

乐春的机会来了。吃过午饭，王江涛提议打牌，乐春说自己不会，她心想：你们一打牌，我就可以从这个小囚笼里跳出来，自然而然和李军坐在过道窗口说话了。可王江涛不放过她：“不会打也得打，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。”乐春很恼怒。

人不够，便叫李军。乐春此时又盼李军能参加。李军放下书过来，一副淡淡的可玩可不玩的态度。乐春心里又感激王江涛了。让她高兴的事接踵而来，六个人三对，王江涛连忙说：

“我跟乐春一对。”老杨笑骂：“那你他妈的还坐那儿干吗？坐过来。”起了早赶了个晚，王江涛蛮不情愿地挪了屁股，把李军倒在乐春身边。

乐春紧紧咬住牙关，生怕满肚子的兴奋泄漏出来。她的全部神情集中在身边腿侧的摩擦上，几次糊里糊涂发错了牌。王江涛一脸狐疑地望着她，这个大喊大叫一路的半疯子，此时忽然沉默了，乐春发臭牌，他这对家竟然也不说话。乐春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走神，可弯腰发牌的那一刹那，腿部臂膀不经意的摩擦使她心醉神迷。火车上的狭小空间万岁！乐春心里暗自高呼。

打了几圈，王江涛再也没有情绪，大家散了摊子，李军又回到过道窗口。乐春此时心满意足，竟也心平气和了。

第二天上午火车到站，地方派面包车来接。王江涛是这一行的联系人，自然而然端起了领导的架子来安排行止。面包车开了两个小时，李军坐在乐春后排，乐春始终未回头看一眼，但她几次装作拢头发，将长发甩向靠背后面。她不停地说笑，不断地晃动脑袋，带动她的长发在座椅后面飘荡，像千万根钓钩，立志要钓起一条大鱼。有一次，她感到头发被什么压住了，于是心中泛起一阵快乐的波涛。

安排了住处，李军和老杨一个屋，乐春是此行唯一的女士，独自住一间，王江涛在乐春对门。中饭后，地方政府全体领导出动，向这些首都来的新闻记者介绍情况，市领导在讲话时，一直把他们尊称为“首都新闻记者代表团”，王江涛俨然团长，坐在前边安然受之，毫无愧作。

乐春听见前排的李军悄声问老杨：“谁说的咱们是首都新闻记者代表团？这样叫恐怕不合适，咱们是乌合之众，你得出

面纠正一下。”老杨说：“都是王江涛这小子瞎他妈说，我不管，出了事由他负责。”乐春觉得李军心思挺细，年纪不大，水平经验却比这一班人高出许多。

市里各部门领导都讲了欢迎辞，北京来的记者们也客套了一番。乐春特别注意听李军的发言，他在对市里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之后说：“市里领导对我们此行如此重视令人感动，我们一定努力工作，不辜负地方政府的热情支持。不过有一点得说明一下，把我们称作首都新闻记者代表团不太合适，这种称呼一般该由某个权威部门命名才行，我们大家是应咱们政府之邀来采访的，是来学习经验的，起码我本人是如此。如果为了好听一点，可以叫首都部分新闻工作者之类的。”

乐春心中的爱慕之情似江汛泛滥，不可遏止。如果刚认识时是一时冲动，此刻她整个灵魂几乎被征服了。到目前为止，去掉已婚这个因素，乐春的感情还比较正常，这种迸发自内心的爱慕之情能给人一种人格力量，一种昂扬向上的情绪。乐春觉得自己一下子强大了许多，成熟了许多。

但这种感情如果被一种疯狂的欲望所控制、所奴役，人的品格会越来越往下滑。

大家相约第二天清早爬山，乐春便回自己房间洗澡。光滑的肥皂泡涂满全身，乐春双手揉搓着自己的身体，春心荡漾，脑海里生出无穷无尽的遐想，在澡盆里磨蹭了将近一个小时。出了浴缸披上浴巾，不想穿衣服，赤身裸体在屋里走来走去。

这时候要是能和他在一起多好！

她是已婚的少妇，当她爱恋上一个异性之后，思维的目标便直接了当地奔向性的主题，想和李军做爱的欲望渐渐淹没了其它方面的感觉，比如说对李军谈吐、知识、风度等等的崇

拜而促使自己也提高了人格能力。眼下，温馨而独处的宾馆房间里（不是会议和晚餐时的公众场合了），她内心里升腾起的性的幻想渐渐膨胀、扩散，弥漫在整个空间，仿佛形成具体实在的压力，使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乐春攥拳朝墙上猛砸一下，疼痛使她清醒了一些。她自怨自艾：唉，他又怎么会想到我这会儿一心一意想念他呢？虽然近在隔壁，我却不能和他在一起，如果他是我丈夫，我会天天守着他，出差也和他不分离，睡在一个屋里，一张床上！

那一夜，她兴奋得晕晕乎乎，不知何时睡何时醒。好像做了许多梦。早晨被敲门声惊醒时，她发觉自己一丝不挂。

白天的工作对乐春来说实在没多大意思，无非是到各处采访，听对方介绍情况，吃饭，不想说话也得打起精神陪着。幸亏晚上没安排什么活动。王江涛又的招呼人打牌，乐春坚决不去，推说头疼。听着王江涛在对门咋咋呼呼，乐春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要是这次没有他和老杨该多好，别人谁管得了我的事？王江涛的门开着，好象是专门防范她似的。乐春一忍再忍，终于忍不住了，走过去作出很不满意的神态说：“你们的声音也太大了，吵得人没法看电视。”“咣当”一声把王江涛的门关了。

接着，她把自己一条连裤袜丢在窗外阳台上，然后走到隔壁，见李军正在那儿翻看市里送来的材料，老杨不在，乐春心中大喜。

“李军，过来帮我个忙好吗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李军抬起头。

乐春脸红了：“我的衣服掉在阳台上，你个子大，帮我捡一下。”

科学的观察结果证明：陷入痴迷恋情的女人，思维中某一部分会出现障碍，即所谓的当局者迷，然而一心想偷情的女人，为了达到目的，其智力水平会超常发挥。

李军来到乐春屋里，趴在窗口试了一下，也够不着。

乐春说：“这怎么办呢？要不我拉着你吧，你要小心。”她放开胆子走到李军后面抱住他的腰，浑身一阵颤抖。

“这样我没法捡。”李军说着，并未回头，好象他没察觉什么。

乐春脸上发烫，但那种身体接触的诱惑使她头脑发昏，见李军很危险地伸出半个身子，她又冲上前抱住李军的腿紧紧地按在自己腹部。

东西捡回来了。连裤袜是包裹她身体最隐密部分的，这时被李军拿在手里，乐春一阵冲动。

“还有什么事吗？”李军淡淡地问。

“坐下喝口茶吧。”好不容易想出这个主意抓住这个机会，乐春可不愿意让他走开。

“你一个人住着真好。”李军打量着房间说：“我一直喜欢一个人住。”

“结婚后也一个人住吗？那你爱人能答应？不跟你闹意见？”乐春对话题能够直截了当地深入很兴奋。

“各人有各人的习惯。你呢？不在一起他就不高兴？他会怎么样？跟你干架？”李军似乎漫不经心地开着玩笑。

乐春笑了：“我一直跟我妈住一起。”

“是吗？那为什么？好了，别说了，我不该问的，我得过去看材料了。”

谈话很投机，李军却忽然撤身走了。乐春一个人发呆发